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华夏出版社

维克多·雨果

范希衡 著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维克多·雨果是驰名世界的十九世纪法国大诗人、大文豪和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文学巨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等，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作为文学传记，本书不但详细评介了雨果在各个时期的创作活动，而且记述了他的家庭、爱情，由古典派到浪漫派，由尊王派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派的转变、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对于我们了解这位大诗人、大文豪和伟大的政治活动家的一生，颇有裨益。

本书取材丰富，写作严肃，文词简练、叙述生动，堪称一部较好的文学传记。

维克多·雨果

范希衡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16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00册

ISBN7—80053—102-3/K·007

书号：11484·007 定价：0.99元

前 言

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在中国已经是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名字了。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①节译过他的《悲惨世界》，三十年代他的《巴黎圣母院》就被拍摄成电影^②。在1952年，他诞生150周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他为这一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自此，国内报刊杂志上评介雨果的文章很多。尤其近十年来，《悲惨世界》、《九三年》等雨果的主要作品的中译本又先后出版了。我相信中国人民对这样一位世界名人是很愿意认识他的全貌的，而他的读者则更想知道他的生平——这些就促使我编写了本书。

维克多·雨果是位大诗人、大文豪，同时又是一位和平战士，是人类光明前途的指示者。我们不能把他当作单纯的诗人看待，也不能把他当作单纯的思想家看待。他的作品包含着进步的思想，所以才能有那样崇高的价值；他的思想有他的许多美妙的作品体现出来，所以才能发挥出那样伟大的力量。我们要介绍雨果的全貌，就应该兼顾到这两方面。

维克多·雨果活了83岁，差不多亘延了整个的十九世纪。而他的作品，从古典派出发，进而为浪漫派的楷模，又

① 似乎是苏曼殊。

② 该片为求通俗，改名为《钟楼怪人》。

进而为思想斗争的武器，超出了一切派系；他的思想，先是“尊王派”，进而为“自由主义者”，又进而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终而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派^①”。他时刻在变，不断地在进步。在这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因立场不稳而摇摇摆摆矛盾百出的时候很多，我们谈到他的进步时自然也不能隐瞒他的弱点；他的失足和他的奋斗同样地有教育意义。我们要介绍他的全貌，就应该以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

此外，雨果是血与肉造成的人。为了认识他的具体的全貌，就不能抹煞他的私生活；甚至于若干逸事也可以说明他的思想、性格，所以我们斟酌采入了。

法国人写的雨果传或类似雨果传的作品太多了。首先应该提到两部巨著：雨果夫人写的《雨果行实》^②和比勒写的《维克多·雨果》^③。前者系“家传”性质，不无粉饰标榜之处；后者近于“谤书”，有意寻衅诋毁。以这两部书为出发点来划分，则克拉勒昔的《雨果传》，来克里德夫人的《私生活中的雨果》，乔治·雨果的《我的祖父》等等都是属于《雨果行实》一派的；而白伦铁尔的《维克多·雨果》，

① 雨果自己曾这样总结他的思想演变：“1818——尊王派。1824尊王派。自由主义者。1827——自由主义者。1828——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1830——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1849——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派。”见法国奥胡道夫书局印行的《雨果全集》，《行与言》，索引。

② 不著作者的姓名；直译应为“一个见证人叙述的维克多·雨果”。1958年已由鲍文蔚先生译成中文，译名为《雨果夫人见证录》。

③ 共四册：《1830年前的雨果》，一册；《1830年后的雨果》，二册；《1852年后的雨果》，一册。

胡松的《法国文学史》的《雨果评介》等等则受了比勒的极大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法国奥朗道夫书局以30多年的工夫，印行了《雨果全集》，每一个作品后面都附有史料和索引，这些索引都是许多专家穷搜冥讨的结晶，自此，上述两派的偏差都得到应有的纠正了。较后出版的艾绍烈的《维克多·雨果的光荣生活》，白尔多的《维克多·雨果》等等，态度比较公正；可惜这些书都偏重诗人生活方面的叙述，大抵都是夸耀天才，很少接触到思想和作品。1952年出版的阿拉贡的《你读过维克多·雨果吗？》^①彭特的《和平骑士》，郭尼峨的《纪念维克多·雨果诞生150周年》^②等书籍或论文，都是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介维克多·雨果的思想和作品的，但这些作品都事先假定读者对雨果的生平已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上面列举的一些评传外，其余评介雨果的作品的全部或一部，叙述他的生活的全面或一个侧面的书籍，还非常之多，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

本书的根据是：在大事方面，以艾绍烈和白尔多的两书为主；在索引与辩证方面，以奥朗道夫书局的《雨果全集》为主；在评价方面，以阿拉贡、彭特、郭尼峨三家为主。

因手边书籍有限，又受篇幅限制。书中的罅漏谬误在所难免，静候读者和专家指正。

著者

1966年·南京

① 已由管震湖先生节译。

② 原文载法共《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2月号；见管震湖先生译。

009/07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家庭出身和教育 (1802—1822)	
一 “我的父亲是老战士,我的母亲是王德省人 ……	(1)
二 “一个无人色的婴儿” ……	(5)
三 罗马——巴黎——马德里 ……	(10)
四 “王德省人”的心事 ……	(16)
五 严父与慈母之间 ……	(21)
六 “奇童”初露头角 ……	(26)
七 慈母与爱人之间 ……	(30)
八 “孤儿”的窘境 ……	(35)
九 “用坚定的脚步在颤动的地上走” ……	(39)
第二章 文学革命时期 (1822—1830)	
一 “小孩子相信母亲,成人就相信父亲了。” ……	(44)
二 “鹰在凌空之前必先贴地低飞” ……	(49)
三 “我能缄默吗?” ……	(56)
四 浪漫派的号角——《克伦威尔序》 ……	(58)
五 《哀那尼之战》 ……	(61)
第三章 转向政治时期 (1830—1843)	
一 七月革命 ……	(72)
二 文学目标的转变 ……	(76)

三	徐丽叶·····	(85)
四	闯进“不朽者”之宫·····	(88)
五	初期创作的结束·····	(91)
第四章	政治活动时期 (1843—1851)	
一	王室的幕宾·····	(96)
二	青年元老·····	(99)
三	右派议员·····	(103)
四	向左转·····	(108)
五	街头堡上·····	(112)
第五章	流亡时期 (1851—1870)	
一	布鲁塞尔——《小拿破仑》·····	(120)
二	吉尔塞岛——《惩戒集》与《观照集》·····	(124)
三	格内塞——流亡者之家·····	(129)
四	全世界的和平骑士·····	(134)
五	天才的顶点——《古今史咏》与 《悲惨世界》·····	(139)
六	“海上雨果”的光荣与忧戚·····	(145)
七	“祖国万岁！”·····	(149)
第六章	归国以后 (1870—1885)	
一	“凶年”中的老战士·····	(153)
二	丰产的老诗人·····	(160)
三	法兰西的老家长·····	(165)
四	晴明的落日·····	(169)

第一章 家庭出身和教育(1802—1822)

一、“我的父亲是老战士，我的母亲 是王德省人”

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摧毁了巴士底监狱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一天比一天澎湃，很快地激荡了法兰西全国。唯有西海岸的王德省是这浪潮下的暗礁。王德省的封建势力最雄厚，全省居民，因为久受贵族和僧侣的愚弄，又加上英国派来大批间谍唆使，对革命始终保持着反抗态度。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世被人民逮捕，次年1月被斩决；王德省人便联合邻省布列塔尼的人民暴动起来。革命政府费了很大的兵力和一年多的时间才把这场反革命的叛乱镇压下去。但是公开的叛乱停止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贵族、僧侣和平民——都落了草，到处袭击革命军人；整个的王德省成了“匪区”。当时，谁说“王德省人”就是说“王党分子”，“反革命的匪徒”。

就在革命军搜索王德省匪徒的时代，有一天，藏在马尔附近的一股匪徒慌得手足无措，因为他们的首领——狮子心——正在那里，而搜索的部队已经迫近了。恰好这时有个15岁的女郎骑着马在那里游逛。股匪里就有人出来向她交涉，

要求掩护。她一问，原来是一批教士，都是门口人。她应允了。她把马头从丛莽中兜转过来，向大路走去。迎面果然来了一队革命军。

“这小妮子胆倒不小！”

“有几粒白麻子，很可惜！”

“麻得俏呀。但愿我床上蚤虱都像她！”

士兵们品头论足地说着，队长骑着马也到了。那是一个精壮的青年，平民气十足，嘴唇红红的，目光炯炯的。女郎一看，那人好生面善！原来几天前，在华府镇^①上，他曾打她的窗下经过，边走边和一位将军谈着：他主张对王德省的叛乱宽大处理，争取全国人民的团结。那人的心术倒不坏！

队长一声号令，队伍停止了。

“女公民，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我叫素菲·特勒比舍。我不过是到这附近的雷诺迭农庄里来过几天。我的住址是在我的姨母罗邦家里，华府镇，古列路。”

“据报，这里有一股匪徒，就在马尔附近，你可曾见过什么人来？”

“一个人也没有看见。”

“你的身份证呢？你有吗？”

“有，丢在雷诺迭农庄里了。”

军官在马上端详了一下那女郎，看得很入眼：

“我倒要查一查身份证……而且队伍也可以借此休息一下……弟兄们！到雷诺迭农庄去！”

^① 华府镇，因与后引的一个文豪的姓读音完全相同，故改意译。

队伍打了转身。远远地，在篱笆后面把风的人松了一口气：教士们得救了！

素菲和军官在队伍前面并辔而行，边走边说着话。她说她的外祖父是南特城革命法庭的审判员，姨母拥护革命，拥护统一，表姊还扮演过革命的“理智之神”呢。

“好啊！女公民，这就足以说明你的身份了！但是，我佩服你，这样的匪区，你居然敢一人来到这里！狮子心那股匪徒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

“队长，我平时做人总是努力对任何人都好，至上神^①保佑我。”

到了雷诺迭农庄，队伍休息了一小时之久。队长参观了素菲父亲的住宅，壁上满挂着自亚、非两洲海岸带回来的纪念品。两人又在书房里谈了些伏尔泰的戏剧和卢梭^②的小说。素菲的身份证毫无问题，但队长的心理总是有些说不出的飘飘然，似乎还有再见的必要：

“再见吧！在华府镇上再见！”

队长走了。素菲还在梦想着。

外面，树丛中有个微弱而朦胧的声音叫道：

“谢谢小姐！我们的教士安全了……上帝保佑你！”

素菲没有听见。

那位青年队长名字叫雷奥保尔·西吉士白·雨果，法国北部洛林省人。曾祖和祖父都是农民，父亲是木匠师傅。1788年，他15岁，进了军官子弟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队

① 至上神，法国革命时代对上帝的改称。

② 卢梭和伏尔泰都是倡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文豪。

伍。由于他热爱共和，热爱祖国，在军队里被绰号为“白鲁杜斯”。^①在镇压王德省叛乱时期，他曾奋不顾身地从残酷的烧杀中救出不少的妇孺，所以他虽是王德省人的仇敌，却同时受到王德省人的敬爱。他和素菲初见面时是个上尉军官。

素菲的父亲是航海经商的，当过船长，沾染过贩卖黑奴的勾当；发了一点财，就买了雷诺迭农庄。素菲是个热情的少女，和父亲一样，有胆量，富于冒险精神。她幼年丧母，寄养在姨母家里；读书没有人好好指导过，随便翻阅，酷爱卢梭的言情小说。雷诺迭四周的山水颇有卢梭所描写的那种自然风趣。所以她常常独自溜到这农庄里来，独自欣赏着乡村景物，回忆着她儿时“青梅竹马”的朋友维克多·法诺·拉奥利。

雷奥保尔和素菲彼此认识了之后，就在华府镇不断相见。渐渐，两人打得火热。虽然两家门第不很相当，虽然素菲的外祖父极不喜欢雷奥保尔，但由于素菲的坚决，两人终于在巴黎结婚了。那是1796年，雷奥保尔任作战委员会记录官的时候。

雷奥保尔和素菲就是我们的诗人的父母。他们俩：一个是法国北部山区的人，一个是法国东部海边上的人；一个出身于接近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出身于接近封建贵族的资产阶级；一个是革命志士，一个是王党分子。我们的诗人曾说到：

“我的父亲是老战士，我的母亲是王德省人，他们的血在我的血管中流着，我对它始终是忠诚的。”^②

^① 白鲁杜斯，古罗马的热爱共和和大义灭亲的典型人物。

^② 见《秋叶集》，I。

他忠于两个不同的血系，这就决定了他早年在思想上的重重矛盾。

二、“一个无人色的婴儿”

雷奥保尔和素菲的婚后生活很幸福。1798年生了第一个男孩子，名叫阿伯尔；1800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名叫欧仁。他们——尤其是雷奥保尔——还希望生个女孩子。素菲儿时的好友维克多·法诺·拉奥利，又是雷奥保尔并肩作战的伙伴，因此成了雨果家庭的至友。他们期望中的女孩子将由维克多·法诺·拉奥利做代父^①，并预定命名为“维克多琳”。^②

1801年4月，雷奥保尔被派为毛罗^③将军部下第十乙种旅里的第四副团长，这支部队在法国东北边陲白桑松驻防。他赶到职之便，请了几天假，邀素菲到他的故乡作了一次春季旅行。他们攀登了拂日山^④的道农高峰。太空的长风，玫瑰色的飞云，温柔而明丽的太阳，起伏的峰峦，无边的原野，使他们感到世界是渺小的，宇宙中只有他们俩融成一体灵魂存在着。鸟语花香使他们俩陶醉了，睡倒了，拥抱了。素菲就在这里又怀了孕。20年后（1821年11月19日），雷奥保尔写

① 法国天主教旧俗，儿童受洗时由父、母另请一男一女为儿童的代父代母，代父代母就是这儿童的精神保护人。革命时期，受洗虽已废除，这旧俗依然存在。

② 维克多琳，女名，与男名“维克多”对称。

③ 毛罗，法国革命时期的名将。

④ 拂日山，阿尔卑斯山系。

信给我们的诗人说：

“孩子，你虽不是产生于灵山品德^①，却也是胚胎于拂日山的最高峰上……你的根源肇始在几乎脱离尘世的高空，所以你现在不仿佛保持着那岿然的风格，你的诗才经常是超绝的”。^②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雷奥保尔这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的诗人天才超绝是与他胚胎时的环境有因果关系的。

1802年2月26日，这胚胎于道农高峰上的孩子在白桑松出世了。虽然不是她所期望的女孩，素菲依然请维克多·拉奥利来作他的代父。拉奥利当时是毛罗将军的参谋长，因公羁留在巴黎，不能及时赶到，孩子的父母依然把孩子命名为“维克多”。又因为当时照料母子并为婴儿向市政府办理出生登记的是毛罗将军的副官长夫人玛丽，所以“维克多”后面又加上“玛丽”这个副名。维克多·玛丽·雨果，这就是我们诗人的全称。

维克多·玛丽生下来时太瘦小了！他能不能养得活呢？

“一个无人色的婴儿，闭着眼，没有声音；他是那样的羸弱，仿佛是一个怪物，以致大家都丢弃他了，除掉他的慈母，他的颈子是垂着的，荏弱得和芦苇一般，使人们同时为他准备着一具棺木和一个摇篮。”^③

这芦苇一般的颈子，父亲几度想把它扶直起来，但是，随扶随倒；结果，父亲失望了，扭转头就走出房门，因为他不愿让他的爱妻看见他掉下的眼泪。母亲看着这孩子也十分

① 品德，古希腊神话中诗神所居之山。

② 转引自艾少烈：《雨果的光辉生活》p. 8.

③ 《秋叶集》，1.

悲哀：“不比一把小刀更长呀！”她惊叹着说。当玛丽把孩子包好后放进摇篮的时候，她又怜悯地说道：“像你这样，一摇篮可以装得一打啊！”

母爱是无穷的，永远不失望的。夜深人静时，素菲拿出奶头来逗孩子。奇怪！奶头被吸住了！母亲的心突然跳动起来：“你怪漂亮的，宝宝！你将来会长得又大、又强壮！你养得活！养得活！养得活！”

果然，那孩子养活了。但是，养活他的不仅是慈母的乳浆，还有慈母的全付心血。

“也许有一天我要告诉你，我的母亲
曾用了什么纯乳，多少心血，多少慈爱，多少恩情，
来延长着我这条一生下就注定不能延长的生命，
我那永不灰心的慈母啊，养活我，比养两个孩子还要辛勤。”^①

小维克多出生才六星期，父亲就因为反对旅长出卖假期，被调到马赛^②驻防了。他带着家眷一同前去。雷奥保尔既与上司不睦，自然不安于位，很想换一个职务，并且希望比原来的职务好一点。他的靠山都在巴黎，除拉奥利外，还有富舍。他是素菲的小同乡，又是雷奥保尔的老伙伴，现充作战委员会的书记官；还有若瑟·波那巴特，是拿破仑·波那巴特^③的哥哥。前一年（1801）若瑟代表拿破仑在吕勒维

① 《秋叶集》，1。

② 法国东部最大商埠。

③ 拿破仑·波那巴特，后称帝，为拿破仑一世。

城^①和奥国签订和约时，曾与雷奥保尔相识，并十分赏识他。素菲善于交际，雷奥保尔要求她到巴黎跑一趟，住在富舍家里，找拉奥利和若瑟·波那巴特去活动。他们自结婚以来从没有分离过，素菲怎能舍得丈夫呢？怎能丢下那三个孩子呢？尤其是那小维克多，他没有了母亲就没有命呀！然而，事关丈夫的前途，她不能不跑一趟。1802年11月28日，她离开丈夫，丢下儿子，由马赛到巴黎去了。她这次在巴黎逗留了八个月，依计而行；但是活动的结果，毫无成就。那时拿破仑已任大执政，和毛罗将军闹翻了。拉奥利是毛罗将军的“人”，已经失势；雷奥保尔又是拉奥利和毛罗将军的“人”，当然不能提拔。所以虽然有若瑟力保，虽然有富舍暗中帮忙，拿破仑不但不肯调迁他，反把他手里的一点精兵调开，补上一些衣服褴褛的新兵，派他去驻防科西嘉^②和厄尔巴^③两岛。

在这八个月的别离当中，雷奥保尔照料小维克多是无微不至的，但是小维克多总是想念着母亲。“克罗丁^④把维克多抱到我房里来了，他对你常坐的位子看着，然后神魂不安地用眼睛到处乱找，我看着这情景，真忍不住要掉下泪来。”雷奥保尔写信给素菲这样说。小维克多不断地叫“妈妈”，素菲也不断写信问：“孩子们怎样了？尤其那小的？”

那“小的”身体实在是弱，儿童所有的病痛他都有。他走路很迟，出牙很迟；17个月时因出牙还闹了一场大病。雷奥保尔常往来于科西嘉和厄尔巴两岛之间，素菲不在那里；

① 法国东北部城市。

② 在意大利西面，1768年开始属于法国。

③ 科西嘉岛东面的一个小岛，后来拿破仑即被囚于此。

④ 小维克多的保姆名。

只好带着孩子们跑。小维克多才熟悉一个地方又离开了，这种不断的离别使他十分愁郁；人们常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流着泪，却没有任何可流泪的理由。他说话很早，很乖巧，很温和，不爱闹，任何人都喜欢他，但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他的慈母。

1803年夏天，慈母终于回到厄尔巴岛了。过了两年，她又把孩子们带到巴黎。自此，小维克多就不再离开他的母亲。不过，素菲到巴黎活动耽搁得太久了，这次又匆匆离开了丈夫，夫妇之间开始有了裂痕，这对于小维克多也是有严重影响的。详情容后再表。

小维克多初次到巴黎，住了两年多（1805年9月至1807年年底）。他在慈母的调护下长得很快，生命力渐渐充沛起来，记忆力也从这时开始。

直到老年，他还记得，那时克里施路的住宅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井，井上有个枋槽，枋槽上有棵树。

他还记得，他不到四岁就进了学校。因为全校学生数他最小，校长的女儿玫瑰姑娘特别照顾他。他到早了，就坐在玫瑰姑娘的床沿上，看玫瑰姑娘穿袜子，鉴赏她的白腿胫。有一次，学校庆祝校长的生辰，排演诗剧《荏菲菲》；玫瑰姑娘饰荏菲菲，把他披上一张羊皮，饰荏菲菲的儿子。他对扮这哑角不耐烦，就拿羊皮上的带钩在玫瑰姑娘腿胫上刮，刮；玫瑰姑娘正唱得出神的时候突然叫道：“你还不罢手，小鬼！”弄得观众哄堂大笑。日后，玫瑰姑娘的回忆曾使他写出不止一首美妙的诗。

他还记得，又有一次，人家把他放在窗口，看工人建筑